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八

咸豐八年。戊午。正月。己卯。廣州將軍穆克德訥。廣東巡撫柏貴奏。日來該夷帶兵。分踞省城東北。及粵秀山一帶。並派兵巡查各門街道。雖以安民為詞。而實懷我有陰欲圖之之意。至西關為省城殷富之區。商民雲集。時有夷兵數十名出入其間。並無滋擾。民情不致驚惶。佛山一帶。夷兵未到。仍屬一律安靜。奴才等當與官紳等密為籌議。擬廣募省外勁勇。破格懸賞。以冀迅圖收復。惟該夷現有大小火輪兵船二十餘號。排列省河遠近。粵秀山及東北各礮臺均為所踞。恐一動作。則畫虎不成。省城數十萬生靈。盡歸

塗炭。且慮沿河一帶各州縣肆行騷擾。為害更甚。又恐土
匪乘機竊發。勢更難於兼顧。奴才一身何措。惟大局攸關。不
得不苟且忍耐。曲為羈縻。昨經紳士伍崇曜等屢與該夷
在城之領事官接見。詢以應辦事宜。據轉述該夷之詞。總
以向來夷務。歸
欽差大臣專理。巡撫係管轄地方之員。未便商辦。且仍稱欲赴天
津。求
大皇帝特派公正大臣。專議一切。以為萬年和好之計。奴才等以該
夷志在通商。儻得早日貿易。不特民生營運可以樂業。即
夷情有所瞻顧。亦不致任意騷擾。當經奴才柏貴照會夷酋

額𡁷唫及咈酋葛爾巴倫等。詢以有何商議之事。不妨先與奴才妥議。亟勸其退兵回船。先行開港等情。本月初六日。接咈酋照覆。以前在粵秀山會晤之詞。全為彼此安民起見。現在總候

欽差大臣會議妥當。即將城垣交回。其意總以俟𠸄夷定議。即可照會。初七日。接𠸄夷照覆。以前葉大臣不允所請。又不面議。絕之過甚。不得已而動兵。總候

欽差大臣。與𠸄咈兩國。商定和約竣妥後。始能撤兵。交回城垣。現派領事官駐劄粵城。辦理一切。毫無苦累百姓之心。惟願商民安心。重為開港貿易。日後益增中外睦好之誼。實為

善法等因。奴才等細閱兩酋照覆。無橫逆之詞。但必須

欽差大臣到粵定議後。方肯退兵。至通商一節。似尚不難轉圜。奴才

復。令紳士伍崇曜等。面晤夷酋。再三開導。諭以利害。該夷

漸知曉悟。現商重建夷樓。以為貿易之地。儻能日內設法。

議有成局。先行開港。則民心更為安貼。奴才柏貴連日亦接

見該領事。頗為馴順。惟有察其性情心術所在。竭力開導。

設法通商安民。免致別生枝節。現在西北兩江軍務未蕆。

已於佛山地方。分設軍需總局。飭委鹽運使齡椿督糧道

王增謙。駐劄該鎮。督辦團練。兼防各路土匪。藩司江國霖

臬司周起濱。仍辦省城局務。至督臣葉名琛。自前月二十

一日上夷船後。紳士往見。該酋均不令接晤。僅於窗外窺見其容。聞該夷接待督臣。尚有禮貌。察其情性。須俟和約議定。方可送回。所有

欽差大臣及總督鹽政關防印信。現仍查無下落。

穆克德訥等又奏。再督署歷年夷務稿件。於督臣上船之日。均為該夷劫去。現在撫馭事宜。動關機密。儻一經洩露。為該夷所偵知。則辦理更為掣肘。嗣後所有夷務各件。應

請

旨交軍機處寄諭。無庸明發。即奴才等一切奏報。亦請無庸發鈔。以昭慎密。至該夷欲赴天津之語。奴才等暗中察訪。現值北風

河凍。豎難行舟。如所請有礙難辦理之處。恐該夷等乘暖

時不免赴天津要求。屆時或

欽差大臣前往定議。抑仍令折回廣東。聽候新派

欽差大臣查辦之處。出自

聖裁。

諭軍機大臣等。穆克德訥等奏。續陳夷務情形各摺片。覽奏均悉。

此次嘆夷顯背成約。稱兵犯順。佔我省會。劫我大臣。以情理而

論。即當絕其貿易。調兵勦辦。方足伸天討而快人心。前此諭知

柏貴等。如該夷退出省城。尚可寬其既往。若久踞城垣。惟有調

兵驅逐。然後與之剖辯。今據奏稱。該夷欲俟議定章程。方肯退

出省城。其為要挾。已屬顯然。而柏貴等。竟欲商建夷樓。先議開港。束手無策。何至於此。日內傳聞。該夷欲於河南地方建立夷館。又欲於海口抽釐。柏貴等均欲應允。朕意柏貴久在粵東。熟悉夷情。未必如此遷就。今覽奏報。傳聞竟非無因。豈因葉名琛在彼。故存投鼠忌器之心耶。葉名琛辱國殃民。生不如死。況已革職。有何顧忌。穆克德訥。柏貴等。亦皆有失守城池之罪。朕從寬議處。原欲汝等運籌補救起見。不料竟在夷人掌握之中。根不即與通商。希圖目前了事也。現在黃宗漢未到。柏貴署理欽差大臣。該夷必與議論通商。多方要挾。若允其在河南建蓋夷樓。逼近省城。將來必不能相安。至中國抽釐。為近日濟餉起見。

軍務告竣。即當停止。今夷人欲抽釐。則無停止之日。恐均非商民所願。從前暎夷欲入省城。因粵民公憤禁止。柏貴豈不知之。今省城失守。而粵民並不糾眾援救。諒因葉名琛剛愎自用。以致人心散漫。今柏貴等既不能抽身出城。帶兵決戰。尚不思激勵紳團。助威致討。自取坐困。毫無措施。其畏葸無能。殊出意外。此次該夷背約。奪我省城。並非中國先行開釁。儻粵東紳民激於義憤。集團討罪。柏貴等毋許禁止。若能借紳民之力。加以懲創。將該夷退出省城。使知眾怒難犯。斂其兇鋒。然後柏貴等出為調停。庶可就我範圍。不致誅求無厭。在柏貴等亦剛柔並用。不致事事應承。傷國體而失人心也。至該夷欲來天津。自有辦

法。毋庸過慮。

又

諭。前因穆克德訥等馳奏夷人背約踞城。當經諭令柏貴暫署欽差大臣。會同穆克德訥等調集兵勇。將夷人驅逐出城。並令羅惇衍等集團助戰。原因道光年間。不令暎夷入城。係借紳民之力。曾蒙

聖諭嘉奬。此次該夷背約。占踞省城。並將葉名琛劫去。未聞該省士民激憤同讐。諒因葉名琛辦理乖方。以致人心解體。惟近日柏貴等意在即日通商。並傳聞出示曉諭百姓云。夷務已有辦法。無許妄動等語。恐柏貴等為所脅制。無可施展。前此寄諭羅

惇衍龍元傳蘇廷魁等密傳各鄉團練。宣示朕意。將該夷逐出省垣之處。亦恐為該夷阻隔。尚未周知。茲特命駱秉章轉遞廷寄一道。付該侍郎等閱悉。著即傳諭各紳民。糾集團練數萬人。討其背約攻城之罪。將該夷逐出省城。儻該夷敢於抗拒。我兵勇即可痛加勦洗。勿因葉名琛在彼。致存投鼠忌器之心。該督已辱國殃民。生不如死。無足顧惜。況此事由該夷背約。先自舉兵。該紳民等如能眾志成城。使受懲創。正所以尊國體而順民情。朕斷不責其擅開邊釁。慎勿畏葸不前也。如能將該夷驅出省城。不令與官民錯處。則控馭稍易為力。屆時以粵東民人索償所燬數千間房屋為詞。不許在粵省通商。彼亦自知理曲。然

後由地方官員。出為調停。庶可就我範圍。稍息誅求之念。該侍郎等。惟當仰體朕心。為國宣力。勿為浮言所惑。是為至要。

又

諭。前據駱秉章。以逆夷襲踞廣東省城馳奏。當經諭令嗣後如有見聞粵省近事。即著隨時馳奏。本日據穆克德訥。柏貴等。續報夷務情形。逆夷兵船二十餘號。仍排列省河。據稱。須俟新放欽差大臣到後。方能退出省河。交回城垣。其為要求無厭。已屬顯然。日內傳聞有欲在省城河南建立夷樓。並在海口抽釐。及坐輸入城等事。柏貴接奉署理欽差諭旨。當必先行籌辦。惟據奏欲速通商以安民心。未免失之太弱。且與該夷雜處城中。恐處

處受其扶制。不能連絡紳民。以為補救。因思從前不令夷人入城。皆得粵省紳民之力。此次夷氛猖獗。攻陷省城。不聞地方紳民出為援應。總由葉名琛調度無方。以致人心解體。今聞該將軍署督等。仍有告示。言夷務已有辦法。令民間不可妄動等語。非所以激義憤而保地方。雖連次寄諭。均令其與前任侍郎羅惇衍。京堂龍元僖。給事中蘇廷魁商酌。激勵鄉團。以助兵威。將該夷退出省河。然後與之講理。該夷見眾怒難犯。當可少退兇鋒。不至盡受扶制。於辦理之方。實為有益。茲有廷寄一道。諭羅惇衍。龍元僖。蘇廷魁等。令其密諭各鄉團。宣示朕意。妥為辦理。著駱秉章於奉到時。即加封專差員弁迅速赴粵。妥為投交。勿

為該夷知覺。致有阻撓。是為至要。

丙戌。閩浙總督王懿德。福建巡撫慶端奏。竊照粵省自上年九月間。𠸄夷借詞搆怨。致釀釁端。防務吃重。當經密飭沿海一帶地方文武遵照。不得稍涉張皇。旋奉寄

諭。葉名琛奏𠸄夷藉端起釁。我軍兩戰獲勝一摺。浙江福建兩省如遇夷船駛至。妥為防範等因。即經欽遵辦理。先後接到閩浙水師提鎮各員密稟。所有海口一帶民夷。照常貿易。似可無虞。茲於本年十二月初旬。風聞𠸄夷在粵猖獗。情形甚為橫恣。正在查辦間。復接署福建水師提臣賴信揚署閩粵南澳總兵陳應運各稟。探聞省垣係於本年十二月十

四日。被夷竄擾。即於十九日。經附省鄉團。馳援克復。文武各官。一時查無下落者。約有四五十員。是否盡確。無從查悉等情。接閱之餘。曷勝焦慮。伏查粵東防夷嚴密。且民情單團。衆志成城。何至猝被竄擾。既經附省鄉團馳援克復。以情勢而論。諒不致被夷久踞。究竟粵省如何情形。現在作何勦辦。未准粵省移咨。莫悉其詳。閩省海口通商民夷相處熟習。彼此偶有爭執。即飭該管官立時查辦折服夷情。不准以末節細故。藉口生釁。本月初旬。聞有該夷火輪兵船一隻。游駛閩洋。旋即退去。未敢深入。儻經粵省勦辦窮蹙。圖竄鄰疆。來閩窺伺。惟有責其恪守和約。折之以理。

該夷雖甚狡獪。度不敢自絕其貿易之路。仍一面密飭閩浙水師提鎮暨沿海一帶文武。密為籌防。不得稍事大意。

諭軍機大臣等。據王懿德等奏廣東省城。被夷竄擾。現籌密防閩境一摺。粵東夷人占踞省垣。葉名琛尚留夷船。業經簡放黃宗漢為兩廣總督。其未到任以前。並令柏貴暫署欽差大臣關防。近日疊據廣州將軍穆克德訥等奏報。辦理尚無把握。該夷如能悔過自新。退出省城。自可徐與說理。儻仍逞其詭計。日久盤踞。恐不免用兵勦辦。閩省海洋接壤。自宜嚴密防堵。但須暗地設防。不可令夷人窺見端倪。黃宗漢由閩赴粵。王懿德等必與會晤。正可商度機宜。維持大局。至該夷現在省城。該督所稱十

一月十四日。被夷竄擾。十九日即經鄉團克復。想係傳聞之誤。嗣後粵東情形。如有所聞。仍著隨時具奏。

又

諭本月初二日。復據穆克德訥等馳奏。該夷尚踞省垣。須俟議定章程。方肯退出。而柏貴等。竟與商建夷樓。先議開港。希圖了事。其畏葸無能。殊出意外。當經諭令柏貴等。宜借紳民之力。驅逐夷人。然後從而開導。示以懷柔。並諭令羅惇衍龍元僖蘇廷魁密傳各鄉團。宣示朕意。立將該夷驅逐出城。其諭旨業由湖南巡撫駱秉章。專差員弁遞交矣。黄宗漢現在途次。於粵東現辦情形。自必隨時偵探。惟恐傳聞未確。轉滋疑慮。所有穆克德訥

等續報摺片。並寄信諭旨三道。均著抄給閱看。

乙未。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轍奏。再臣等前聞暎夷有闌入廣東省城。擄劫督臣葉名琛之事。當因上海與廣東聲息相通。設被波及。則海運關稅釐捐均多阻礙。所關實非淺鮮。即經密飭蘇松太道薛煥密加訪探。並傳諭夷商之在上海者。粵事應歸粵辦。上海華夷並無嫌隙。應仍照常貿易。毋稍疑懼。月餘以來。尚稱安靜。惟據咈暎等夷領事。向薛煥面稱。本年春融。各該國公使。欲由上海而至天津。請

大皇帝特派宰輔大臣。另議通商和好事宜。雖其言未可盡信。然

不可不豫為之防。臣等復經密飭薛煥知照。如該夷前來

饒舌。即告以

大皇帝已另派大臣。前赴廣東查辦。妥為駕馭。令其折回廣東。仍

候黃宗漢。行抵蘇常時。再由臣等察看情形。與之熟商辦

理。惟夷情叵測。且聞俄羅斯夷船。亦往來於香港日本。不

知其意何居。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趙德轍奏曉諭夷酋照常貿易等語。㖧夷

犯順。闖入廣東省城。本應令各海口絕其貿易。念此次起釁。係

由葉名琛剛愎自用。駕馭失宜。以致該夷憤激滋事。是以暫緩

用兵。疊次諭令柏貴等。如果該夷悔罪。退出省城。尚可寬其既

往。儻負固不拔。即調集兵勇。驅逐出城。再與講理。上海華夷。既無嫌隙。自應照常通商。何桂清等。派蘇松太道薛煥。諭以粵事應歸粵辦。又因咈㖞等國。欲至天津。請派大臣另議通商之語。並飭薛煥。告以已另派大員。前赴廣東辦理。措詞尚屬得體。現在粵省夷務。尚無定局。上海夷商。既屬安靜。只可如此羈縻。俟黃宗漢路過江蘇。該督等與面晤。即可將此次入奏情形告知。至上海時有火輪船往返。並著密探粵省夷人。如何舉動。隨時具奏。

丁酉。湖南巡撫駱秉章奏。臣惟西洋諸夷。恃其礮利船堅。橫行海上。以經商為生計。以詐力相欺陵。自前代以來。即

已如此。然為患不劇者。其船礮利於海面。用之河內。則畏礁畏淺畏焚也。夷兵習於水戰。用之陸戰。則畏抄截。畏伏兵。勝不能深入。敗不能善歸也。安南勝紅毛以軋船。蓋以小制大之效。日本勝紅毛以陸戰。蓋以主制客之效。明指揮百戶王承恩燒夷船五艘。而夷不敢逞。鄭成功追紅毛遠遁。而自據臺灣。則又出其不意之效。夷性桀驁好勝狡譎嗜利。然一經痛勦。則相戒勿犯。此古昔一轍者也。自前此犯順以來。習見廣東閩浙江南沿海兵力懦弱。更啟戎心。而於沿海各處形勢要害。知之頗審。重洋一駛千里。官軍防不勝防。天津為近

京重地。又可以此隱相恫喝。故每尋釁生端。冀得所欲。廣東
民風尚獷。從前夷人每有求索。官司度不能應。則以民情
不便折之。夷人知官兵雖怯於私鬬。而鄉民則勇於私鬬。
暫雖得逞。終必自困。亦不過於要挾。自四年奸民四起。首
要各逆。多竄逃入香港夷巢。葉名琛於團練之實在出力
者。未嘗聚保。於水陸兵勇。未嘗整飭。軍民之情不通。信任
前臬司沈棣輝及現任藩司江國霖勒派捐輸。吏治淆濁。
民心遂因以不固。至夷務方興。正集思廣益之時。葉名琛
以淵默鎮靜為主。毫無布置。惟日事扶鸞降乩。冀得神佑。
迨夷人駛入省河。開礮轟城。而城上守備不設。致夷逆與

漢奸得梯而上。釀此大屬。是廣東省城之禍。由於葉名琛平日不能固結民心。臨時不能豫為戒備。非由夷人狡桿難防所致。夷人因其怠備。始肆跳梁。亦非盡由葉名琛堅持定議所致也。逆夷入城以後。漸肆鴟張。擁葉名琛上夷船。迫將軍都統撫臣上觀音山。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後。始將將軍撫臣送回撫署。而令夷目率夷兵監之。收繳省城各標及近城各國軍器。收省河各礮船。歸夷目統帶。並以夷兵分守各城門。出示則用四夷酋與將軍撫臣會銜。蓋恐廣東軍民之圖己。則脅大吏以鈐束之。恐和議之不能速成。成而不滿其慾。則脅大吏以為之質。其狡譎如

此。現據藩司文格詳稱。接廣東藩司咨稱。兩廣總督鹽政

及

欽差大臣關防。均已不知下落。往來公文。宜防偽託。不知將軍撫

臣等關防雖在。其公文均須由夷人閱過。始能發行。是將

軍巡撫關防。亦不足信。逆夷要求之事。大約不外索兵餉

讓關稅。請事。無論逆夷反覆無常。難滿其欲。且賠兵餉則

無從措括。讓關稅則各省羣將效尤。不許其請。固慮目前

難以支持。既許其請。又恐日後多生枝節。反覆圖維。未敢

遽決。現在柏貴既與夷酋商辦。彼此同住一署。柏貴所陳。

必皆夷酋之意。如該夷退出省城。仍乞通商。自可寬其既

往。僕隸驚如故。扶制如故。又將何以處之。臣愚以為逆夷之襲踞省城。脅迫大吏。其意原以廣州為一省重地。將軍巡撫為一省大吏。劫而持之。可以肆其要求。今聞省城民居。畏禍逃避者十居其八。文武眷屬亦多移徙。藩臬寄寓城外。運使糧道寓居佛山。軍火器械庫銀。均被劫掠一空。礮位亦皆釘壞。是現在廣州只賸空城。無關輕重。各大吏遭此劫辱。外為夷人所輕。內亦不足繫廣東軍民之望。徒使逆夷得挾之鈐制。各屬罔知適從。似宜從新布置。與為更始。或請

勅下新放欽差大臣兩廣總督擇地暫安。並須給新關防。令其一

面辦理夷務。一面辦理團練。選調水陸兵勇。豫備以待。其

將軍撫臣應請

特簡賢能。須給關防。分駐各處。均令通劄各屬。一體知照。庶逆夷失其所挾而膽稍寒。吏民有所恪遵而志漸定。議撫議勦。權自我操。不致為夷所牽制矣。聞唉夷軍餉所費最重。故用兵不能多亦不能久。自連年與各外洋搆兵以來。實亦漸就貧乏。此次入犯。真夷及漢奸人數不過數千。而咈囒哂一股。乃其邀約而來。並非本志。果其經理得宜。民心悉固。兵氣漸揚。逆夷亦何能為患。至香港久為夷巢。漢民亦有僦居其間往來貿易者。香山東莞新安三屬。民氣最強。

但得一二好州縣暗為布置。許以重賞。令其密相糾約。勿漏風聲。颺忽而來。趁夷兵赴省之時。乘虛擣其巢穴。拿其輜重礮械。則逆夷回顧不遑。安能久踞省城。肆其要挾。亦未嘗非制夷之一奇也。逆夷詭謀。動以分犯閩浙江南山東相恫喝。似宜豫令沿海各省密陳水陸久戰勁勇於內河相機要擊。而天津一處。更須選久經戰陣之將。帶馬步勁旅先為籌備。天津內河水面窄狹。非夷船之利。誠能制之於陸。一再痛創。亦當不敢妄萌要挾之心。總之制夷宜於內河。宜於陸戰。不宜與之角逐海口。臣管見所及。是否有當。不敢不據實陳明。粵東信緘。謹摘鈔併呈

御覽。

十二月初九日。廣東省來信云。十一月二十五日。逆夷始將將軍撫憲送回撫署。有夷目率領夷兵數百人。同在撫憲衙門居住。飭令出示安民。有願以柏大人仍掌巡撫之職等語。藩臬現住城外。運司糧道同赴佛山。辦理糧臺及支應西北兩江軍火。粵東民情。素視官之號令為進退。現在撫憲尚在城內。外間傳言。撫憲業已馳奏請

派欽差大臣辦理。是以未敢遽有舉動。現在省城各城門。均有夷兵把守。夷目修葺將軍衙門。意欲由撫署遷居。仍逐日派夷官在撫署收呈辦事。分城內東西南北及西關一帶。共

為五旗。派夷兵協同本地官兵稽察地面。並將督撫廣協三標軍器局查點封記。旗營槍全數收繳。並請撫憲調回各巡船拖船。又夷兵管帶跟同緝捕。各兵船勇在城內者。均不准穿號衣。及持帶器械。不准聲稱番鬼二字。各處均貼大英大法國欽差等官告示。常有夷目夷兵持帶槍礮。在城廂內外游行。查夷船自黃浦至省河分泊。約三四十隻。真夷兵不過三千七百餘人。漢奸約二千餘。嘆夷僞欽差額爾唫。僞水師提督西嗎。領事官喊嘜嗎。額酋新來未久。西酋桀驁性成。喊領事人尚平易。惟舊領事現僞稱正使吧嗄嘿。約三十餘歲。生長澳門。能習漢語。狡詐兇狠。

熟習中國情形。一切起釁根由。及從違調度。皆出其手。最爲難制。其自稱大法國者。即咈囒哂。亦有僞欽差提督等官。均由唤夷要結而來。又現在夷人處用事漢奸一名王道崇嘉應州人。一名李小村。福建人。王能習番字番語。最爲狡獪。李無才而性陰險。俱鬼衣鬼冠。在撫署暫住。人所共知。王與巴不除。粵省萬無安靜日矣。

諭軍機大臣等。駱秉章密陳廣東夷情並錄信械呈覽一摺。本日已諭令黃宗漢。迅速前進。帶兵駐劄省城附近地方。相機籌辦矣。柏貴署理總督後。尚無奏報。儻與將軍穆克德訥同受扶制。惟該夷酋之言是聽。亦惟有另簡賢員。前往會同黃宗漢辦理。

前有廷寄一道。諭令駱秉章差人齎至廣東。交羅惇衍。龍元僖蘇廷魁等。令其密召鄉團。圖克省城。諒已妥為寄交。該侍郎等若能調度有方。攻其不備。如駱秉章所奏機宜。自可奪逆夷之魄。所慮者。伊等聲望有餘。而機權不足。亦難濟事。現在湖南道府以下。及候補人員中。如有籍隸廣東。熟悉地方夷務情形明幹有為。堪以任使者。著駱秉章揀派二三員。前往廣東。幫同羅惇衍等。商辦集團調兵各事宜。以資得力。

又

諭。本日據駱秉章奏。密陳廣東民夷各情。並鈔呈信摺一摺。據稱該夷將將軍巡撫送回撫署。令夷目夷兵監守。收繳省城各標

及近城各團軍器。省河礮船。亦歸夷人統帶。並分守城門。出示則夷酋與將軍等會銜等語。逆夷闌入廣東省城。迫脅大吏。柏貴與夷酋商辦。彼此同住一署。其所陳奏事件。必皆聽從夷人指使。一切不能自主。該署督及該將軍既並受挾制。在官無可用之兵。即紳士鄉團。無官兵為之應援。亦恐獨力難支。著黃宗漢迅速馳往。勿再遲延。該督所過地方。如查有可帶之兵。一面奏明。一面酌帶。到粵後擇地駐劄。遙作聲援。切不可誤信人言。輕入省城。致蹈前車覆轍。安營後即飛調水陸兵勇。召集各處團練。密籌攻勦。勿以柏貴等在城。心存顧忌。總以維持大局為要。若如駱秉章所奏。傳聞近日情形。是該署督將軍等辦理紕

繆。與葉名琛無異。朕必另簡大員前往。會同黃宗漢分駐各處。相機勦辦。使該夷失其所恃。庶幾權操自我。尚可挽回。駱秉章奏。此次真夷及漢奸不過數千。咈囒哂一股。係其邀約而來。亟非本志。果能經理得宜。逆夷何能為患。又稱香山東莞新安三屬。民氣最強。若得一二賢吏。暗為布置。許以重賞。令其密相糾約。乘夷兵赴省之時。擣其香港巢穴。則逆夷回顧不遑。自難久踞省城。又夷酋吧嗄嚟及廣東漢奸王道崇兩人不除。粵省無安靜之日各等語。著黃宗漢預籌妥辦。駱秉章所呈信椷。著鈔給閱看。

壬寅。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轍奏。正月初十日。

接據署海防同知李煥文稟。唉夷領事囉啲㗰等。以夷酋

因廣東之事。遣夷酋齎送照會到滬。欲赴蘇州巡撫衙門

面投。十一日。臣趙德轍接據該夷目宮達嚒俄理範來文。

知會即日到蘇。又經照覆該夷目。將公文交給薛煥轉遞。

無須來省。十二日。據李煥文。富安稟。該夷目迫不及待。已

於十一日在滬起程。臣趙德轍正擬束裝馳赴崑山一路

接見。該夷目等適已抵蘇。臣趙德轍復與兩司。飭令署蘇

州府知府蔡映斗。隨同薛煥。前赴該夷目船上。諭令在城

外等候。而該夷目等。以為攜有緊要公文。必須至署面交。

勢難阻止。隨於十三日申刻。唉咪咈三夷領事囉啲㗰賫

爾吱。嗷喱呢等。與宮達噫俄理範來署謁見。交到唊咪咈

三夷酋照會臣等公文。內有照會大學士裕誠公文三角。

請由臣等轉遞至京。臣趙德轍向該夷目等詰詢。據稱投

送照會。係為廣東之事。甚為緊要。各該公使定於二月內

赴滬。如彼時大學士尚無回信。即赴天津等語。臣趙德轍

當諭以現有

欽差大臣黃宗漢。前往廣東查辦。自應靜候。該夷目等亦無異言。

因其遠道投文。若不允為轉咨。又致另生枝節。旋即備具

照覆三角。交給銷差。該夷目等攏然而去。即於十四日。自

蘇返棹。飭令蘇松太道薛煥督同委員伴送回滬。情形尚

為安靜。臣趙德轍當即函致臣何桂清密商。並將照會大學士裕誠公文。先行拆閱。觀其大意。葉名琛之辦理不善。固不待言。而該夷之猖狂。亦已自認不諱。深堪髮指。且欲

欽差大臣於二月十七日以前赴上海會議之語。其中尤多要挾。咪夷文內。附有俄夷照會軍機處公文一件。情詞大略相彷。臣伏查該夷酋等因在粵未能逞志。輒欲前來上海會議。其心本屬叵測。而上海為海運馬頭。又為關稅釐捐會萃之地。設因要求不遂。別滋事端。誠恐多所窒礙。屈計黃宗漢出京後。當可行抵山東清江一帶。臣等即鈔錄照會四件。星馳滾函。知會黃宗漢。酌籌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據何桂清等密陳唉咪咈等夷酋投遞照會公文一摺。此次夷人稱兵犯順。占踞廣東省城。現又來滬投遞照會。並言欲赴天津。顯係虛聲恫喝。欲以肆其無厭之求。向來夷務。皆由兩廣總督專辦。已派黃宗漢赴粵辦理。乃該夷酋等竟不候查辦。前來蘇州投遞照會。並有照會大學士裕誠公文。種種嘵瀆。皆係一面之詞。出乎情理之外。除飭裕誠將不能照覆該夷之處。咨明何桂清等轉諭該夷酋外。仍著何桂清等查照裕誠咨文內各情。逐層詳加開導。諭以上海本非籌辦夷務之地。中國自有專辦夷務之人。俾該夷駛回廣東。聽候黃宗漢秉公查辦。方為妥善。該督撫必能仰體朕意。飭屬妥辦。以尊國體而

弭釁端也。

嘆咭唎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

貴國

欽差大臣葉仰託

皇上所畀之權。迫我大嘆大咈兩國民人。向討條約理所應得。並賠補損害各處。而大臣葉不肯任從。甚迫我兩國奉敕命代攝各大臣。只得舉兵進擊粵城。對仗不久。旋見攻克。現為我合軍據守。大臣葉被虜羈留。前事未出之先。本大臣與大臣葉具文往復數件。無從得悉曾否詳確經入

御覽。是以繕錄夫片。貴宰輔大臣閱之。始知彼時應代我國剖白

各處雖重且多。而本大臣十月二十七日行文所言不過

兩節。一則凡有條約所載各款內。包暎民任意進城。無不

在粵省准行。二則近來起事之間。所有暎民及暎屬受其

損累。皆爲照數賠補。所求二款。按度無逾。外有大咈國使

臣亦討各件。均限十日爲期。幸得允從。兩國師船撤省河

之圍。惟以河南地方爲質。仍令兩國軍士駐劄守候。有

貴國

特簡平儀大員。會同本大臣商議定約。再俟該約二紙。分抵本國

及貴院

京師蓋實為據。而後班師。儻若明言不允。或默無聲說。或設
詞推卸。惜本大臣宜令水陸軍兵。力攻省垣。則情形變改。
本大臣自持其應討之道等情去後。詎大臣葉為粵省要
任大臣。本大臣雖預明切詳細告戒。勿使滿城受禍。乃其
遺棄公中。仍於我國並未踰越所求。無不設詞退卸。反致
粥家其害。城鄉遭陷災難。茲本大臣已同大佛欽差會擬
兩邦合軍。仍在粵城駐劄。除有要務實有礙於軍中者。此
外概不再動干戈。其際我兩國大臣等。前赴上海。候戊午
年二月十七日以前。希有得奉
貴國

欽差大臣南來。方將彼此應行商權各節。會晤議定。惟本大臣所承敕旨。不但應討嘆民受損賠補。及因軍務。皆由葉大臣固執堅持所致。軍需經費。亦應償付。此兩節外。尚奉大嘆君主特受全權。准以各式和約章程代為商定。俾免日後復生。有礙和好。且令彼此商民貿遷。加增利益。其應議精細。須待

特派欽差大臣到日。再行會酌。現僅將大略先行備文達貴宰輔知照。查前年定約以來。兩國縱均獲益。此無可疑。即內地關稅增多。外商爭先購買。以致華民勤於事業。各貨長價。

是

貴國專貨其利。而約內有要端不一。年來熟觀見有缺處。宜
為修補。即如設照泰西諸大邦。向來恆素交誼成規。各土
大吏得以任意進謁
京師。似則近年在粵。不美之患。多為杜絕。又設果得定立善
章。使各國保其確係良民。即准歷游各省州縣。或可免近
年粵西戕害佛國神父。貽禍生災之弊。且條約所定。通商
各口外。有數處貿易萌興。而官府置之不較。
國課無所徵取。於此可見。欲以成約限制各口。勉致外商不
准私赴別區交易。如此立法。實可為徒勞無裨之證據。蓋
大皇帝宇下。所有勤工效忠黎庶。或沿海江河居住。欲將物產出

售遠客。如數給價。則何必禁止。又據外商所云。出入各貨。運經內地。除納稅餉。格外勒索規賄。視成約內竟無處治。又據建約之際。應納稅則之處。彼時所定。諒該公當。止有因年來價值頓減。而照舊徵收。此豈非尚欠公平。是知貨宜隨時次第約為增改。至

貴境沿海賊匪勢熾張。有防商務。瀕岸居民。備遭毒害。本

國深願勸助盪勦。消除其患。尤有曾入我耶穌聖教者。各省數處。酷待其人。不獨有阻教化之道。且殘忍行為。亦負

中土前賢立教之理。惟耶穌教門。止須對臨

上帝。覲待同人。盡分而已。何為刻忍處之。總之幸有

貴國

特派大臣。不但奉准賠補咲民所受損累。並將我國勢迫動兵之

經費賠償之責。仍膺前項會議之權。可依期內到滬。商訂

良法。轉欵我兩大邦之和好。俟大佛

大清兩國有未妥之欵。亦得完竣。方令在粵城駐劄之軍兵撤

退。倘限滿無

欽差大臣前來。或雖有派到。而權任不足。抑且重權足任。而不肯

依理和議。則本大臣無庸置詞。勿聽延擱。亦勿待明言。非

和舉兵。惟將本國應討各款。皆從己見。若何設策。以期必

得按照舉行。尚自存斯道矣。為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咈囒哂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恭膺簡命。欽奉詔敕。予以全權便宜行事大臣前來中國。將所有兩國不協之處。調處和平。俾兩國前立和好貿易船隻章程。彼此民人日趨禮義。於兩國更有俾益。理合道達貴大學士。本大臣至廣東內河。已歷數月。戾止之後。即與本國官員將各案卷悉心稽考。以便周知各事始末。又察明前本國與

貴國所有按理請為賠補之處。兩廣總督葉曾否照請辦理。詎本國公使所請。原非太甚。而兩廣總督葉

欽差辦理內外事務。將本國之重事。非延日推月。即置於不問本

大臣閲之不勝憫惻。今欲貴大學士明知各事始末。與踞
守省城之緣由。特將本大臣與
欽差葉往來公文。並兩國水陸提督軍門照會等件。繕正奉聞。事
關重大。祈貴大學士代為具奏
御覽。以便可知其實。查
欽差葉各來文。仍用戲飾之語。堅辭不睹。大咈大嘆兩國按義所
請之處。盡行推卻。至限期已滿。即於十一月十三日。大咈
大嘆二國水師兵丁。會同攻破省城。十四日。即踞守省城。
後首以保護良民性命家產。不致受累為主。數日後。
欽差葉巡撫柏將軍穆。雖皆為兩國兵弁俘獲。而並未殘虐。反以

禮相待。誠以大西各國。並非好貪殺戮者也。惟
欽差葉貽害頗多。雖已被獲。迨後
貴國將本國與大英國所請賠補之處辦理妥當。又將吾兩
國與
貴國通商貿易之處。比昔日更加周密。以免將來再有如
欽差葉之錯危國累民之事。方放之回國。
欽差葉辦理公務不協。貽害不鮮。以致總督署全行拆毀。銀庫武
庫為吾兩國所獲。惟科房案卷所得無幾。查此各事。惟在
欽差葉一人惛迷所至。故今暫離其國。獨懲其從。至巡撫柏將軍
穆二位。原為

欽差葉所貽。其後巡撫柏將軍穆二位大人。深明大義。勸助吾兩

國水師提督軍門等保護地方。彈壓百姓。免匪刼搶。以至

本大臣等待後諸事辦妥。乃將城池交回與

貴國。暫時商議定後。即時釋放巡撫柏將軍穆復進衙門。視事辦理。如舊無異。厥後地方安靖。各河道守堵今已開釋。貿易不日可以昌熾。黎民樂業獲利。可見外國人以禮相加。眷顧優隆。自必明知。前所云外國人惟係讎敵等語。實屬詐言。先若恐懼躲避。至今反與吾人交好。彼此敦睦友誼。所得必多。所失實寡也。茲本大臣與大咲國會同商議。

載戰干戈。直行照會

盛朝大臣。轉爲奏明

貴國

大皇帝請派相當大臣。予以便宜行事之權。俾於二月中旬前往

上海。會同本大臣與大英國欽差大臣將各重務辦理妥

當。本大臣等亦約准二月中旬前往上海。儻本大臣等如

期不到。後二三天必至矣。

貴國所派大臣。務奉便宜行事之權。將前

欽差葉辦行賠補各項。儻應改減。後則量勢再定。不特仍行賠補。

亦且務必將兩國軍需。按理補足。誠以此等軍需。係因

欽差葉所致。而吾兩國偏於動干戈。本大臣十月二十七日文內

業已聲明。再本國與

貴國交好。通商貿易。因現在情勢。暫為停止。務必准所派大

臣。會同本大臣。和衷共濟。將兩國章程再為妥議損益。緣

此損益甚為要務。將來所獲利益。豈惟本國。實為兩國民

人咸臻大益。查大西各國。常派大臣。前往各國京師寄寓。

向例如此。今就

貴國而論。苟

京師有本國。或大英國。欽差大臣寄寓。俾凡有不協之處。可

直進奏。或不寄寓。儻有兩國交涉之事。即能前赴妥辦。甚

為方便。查上海與各議准通商市埠地方。唐番友睦之誼。

貴屬周密。而貿易隆盛。儻與另埠民人通商。亦享此大利。

與

貴國豈不美乎。其不通商市埠。時有走私漏稅。令外國貿易。

若止准在五口地方。亦不持走私不免。亦且國課有損。查章

程有載。外國人不得進入內地。如有犯例。或越界遠入內

地。聽憑中國官員查拏。但應解送近口領事官收管。中國

官民均不得毆打傷害。虐待所獲外國人。以傷兩國和好

等語。諒貴大學士亦無不知。然章程雖有明載。而外國人

常有犯此例者。以致彼此受累。其西林縣違背章程拏本

國人馬神父。人本馴良。酷虐斃命。而地方上官。不將該兇

殘之官處分。而致兩國和好中絕。省城民人受累無窮。乃其明證也。儻

貴國准外國人入內地。或為遊學。或為貿易。豫領執照一紙。由領事官署所發。而執照上各有地方官印章。以便驗識。外國人領牌時。薄納銀兩入庫。於國家不亦美乎。外國人儻有不軌之舉。地方官不亦先期可防乎。以上各款。乃必須共濟之大略。酌議儻獲玉成。並獲

貴國將各賠補之處。一概照本國所請。妥當辦理。則共享昇平。而本大臣會同大咲國欽差大臣即將廣東省城並周圍各處交回

貴國
欽差大臣。設二月中旬。不見有
貴國便宜行事
欽差大臣至上海。致誤辦理賠補之處。並以各上款。或大或小。不能會同酌議。本大臣雖然不忍。亦惟有按照情勢。設法辦理。誠以此等情形。難以滯久。甚急及早結局者也。須至照會者。

咪唎㗳照會。

為照會事。本大臣由國面奉諭旨文憑。到中國呈
大清皇帝鑒驗。係便宜行事全權辦理。與中國平行大臣相商妥

議各章程。今特照會內閣大臣。務祈詳察明辨。虛心閱悉。

一切中國大臣。

皇帝詞命前來。伯理璽天德。暨內閣大臣。無不歡欣接閱一般可

也。本大臣自本年九月十九日。到中國粤東。早知省垣城

廂。將有打仗。因西域咲咈兩國。不得已興軍報怨。至開仗

之日。本國民人堅守信禮。兩無干涉。蓋本國列祖暨定鼎

大臣遺詔。務與天下列邦和睦為貴。不分彼此。所以不肯

與中國各省動兵據境。諒必以合眾國。在中國未有寃曲。

不知寃曲實有數端。今略陳之。一自立和約後。貴大臣每

每多端阻滯貿易。一本國民人居住港口。被兇徒無分恩

怨。敢將刺殺鴆毒。計害身家者數人。所以人多驚恐顧慮。
一來本國各欽差。與中國
欽差。辦理五口通商外國事務。屢見欺淩推諉。不肯會晤。不答公
文者數次。一至大背禮。係前年因有御書文書。准由驛寄
京。呈
皇帝鑒。不料忽然交回。已將印封拆毀。終無照覆。此是大無禮之
事。人所共憤也。惟念本國常欲與中國歷久和好。豈僅將
各端大小寃曲事暫行緩辦。亦且兩造說合。俾省垣或免
打仗之災。庶民可無傾危之急。此本大臣實與國人同心
樂為者。本大臣前數月照會爵閣督部堂葉二三次。請相

會晤。以得親手交御筆文書。俾遞到京代奏。和氣商議我
兩國交接大小各事。而爵閣督部堂葉竟不會面。併敗我
說和兩造之計。致兵戈擾攘。禍及
國家。坐失省垣。讓地他人。束手受擒。置身內禁。此等人情本
大臣關心繫目。猶恐
皇帝深居內閣。遠處均未悉原委。今咲咈兩國文武各大憲接兵
在粵。城中百姓要和。不再動兵。一任商民開張貿易。兩國
欽差大臣。亦即直達
朝廷。再試議和。以免後慮。邀同本大臣與俄囉斯欽差。一切
議和。各皆允和。共見公平。亦是依耶蘇聖律之仁事也。益

天下大邦。俄囉斯居其一。在中國北。相與為鄰。至由東而去。過一大洋。是合衆國。則中國與合衆國實隔一洋耳。若我兩大邦。法制雖有稍異。而和睦則始終如一。論其大勢。我兩國與中國應為友邦。至本國與大暎國。往來最久。因一脈而來。書同文。語同聲。故每協力相助。共在中國大相貿易。相與日臻充盈。務求無所窒礙。如大佛國與本國則自古至今。交相友愛。無有間斷。查前事歷歷可證。惟大佛國與中國。前經定例。凡有天主教牧師到境。不得無故加害。突於去年被捉教師一人。私將酷刑慘殺。令特著大臣來粵。伸冤雪恨。於此足見該國皇帝有仁人君子之心。本

大臣厚望中國與西域各國堅立和好之基。酌定條約。如果和約堅立。中國四海。嗣後必無割削邊疆之虞。本大臣奉諭來修舊好。定議章程。今文內雖未便列明何條約要議。而我西域各國。均無別志。非有一國要求格外之

恩。在本國大概仍照三國所議。但本國被冤曲事。自應伸明。一有便時。定必歷訴追究明白。惟其中有本國商民於前數年所有貨物被劫一空。理宜償還。該商非是走漏私稅。而遭虧損。亦且守分安常。當別國動兵之際。毫無干涉。而竟不為保護。今酌償所虧。更照知內閣大臣此次直抵上海港口。希

敕命一二秉鈞大臣。與本大臣平行者。來港相會。妥議大小事。準

以來年二月十六日爲期。併或有欲量地遷往粤省。如前

年所議。又欲另尋別埠。恐離京遠涉。本大臣每思時事。常

恐推諉不允。訂立和約。惟念中國內閣大臣。係一國之柱

石。必不推此美舉。儻到期因辭不會。本大臣嗣後一任便

宜。無再告。無久待。無數言。或獨駐近京。或偕我西域各國

欽差同駐近京。或待奏陛下如何諭旨辦理。如是中國豈

得以爲奇異。豈得或有阻撓哉。爲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俄囉斯咨文。

爲咨行

大清國軍機處事。從前所行咨文。及與錢炘和文謙等。在天津
海口面議一切。諒
貴國必已洞悉。現在咈囒哂㗒咭唎專派使臣累次與兩廣
總督商議。該督既係
貴國特派之員。乃竟置不問。以致該國不得已欲圖攻擊晋
提雅廷恐無章之人。被其荼毒。所以欲與京師大員。當面
商議。赴廣東附近地方。以便會合咪唎堅俄囉斯兩國派
出使臣。晋提雅廷在海口時。已向文謙言明。
貴國雖不允所請。晋提雅廷不離此處海口。必欲與
貴國大臣商議。另籌新章。此時咈囒哂㗒咭唎之意。與晋提

雅廷欲與
貴國商議之意。大半相同。是以與咪唎㗖伏乞貴衙門。轉奏
大皇帝。揀派能決定章程大臣。或一員。或數員。務於二月底前赴
上海。至各國所願之事。其一遇有要事。各國派出可靠之
人。直赴京師商議。不可阻止。如此辦理。一切自然分明。地
方官雖距京師較遠。亦不致任意辦理。外國與中國相交
之道。亦可愈為堅固。況如今各國皆如此辦理。看來並無
不善之處。
貴國亦可如此辦理。其二各國增添貿易處所。已開未開各
海口。令其安然貿易。中國之人。若赴外國買賣處所照舊

中國之人必長見識。況各城私設買賣。以圖徼幸。

貴國不能禁止。

貴國如多增買賣處所時。國用必可豐裕。其三在中國駐京之外國人。及中國習天主教之人。日後願隨天主教者。均毋庸禁止。中國之人半多習教。此教係使人友慈忍讓孝順忠厚諸事向善。從前中國

皇帝狠以此教為奸。所以中國傳教習教。及後來習教之人。概不追究。況此輩並非行兇。至普提雅廷係俄羅斯派出赴鄰國使臣。欲與

貴國欽派大臣商議辦理邊界。及塔爾巴哈台焚搶事件。

貴國看我等所願章程。恐中國不肯更改。仍照舊例辦理。中
國如果不改章程。處處各執一理辦理。其說自然有理。現
在既有犯國法無章程之事。因何不改之處。則我等實不
解。凡人均知中國
至聖皇帝隨時更正變通。即如中國至尊敬者聖人。書曰。亦行有
九德。故賢君必求才德之人。優待外國來使。則是益於國
者。不能不為愛惜。今
貴國遠達古制。雖有才能之人。亦似有防民心國法。
貴國不可拘執。必當自行籌畫。中國之事。如何辦理。普提雅
廷等所願。如何辦理。

貴國不可不明。如卻退各國。令其不悅。誠然可危。

貴國亦知我等所願之意。將來必無可畏之處。

貴國或概不准行。或曲為辭卻。則各國即不信服普提雅廷。

然亦與我等不合。作為證據。

貴國無甚好處。必致有甚於今日者。後求貴衙門將我所議

章程。轉奏

大皇帝。

聖明皇帝欲益天下人民。即派可靠大臣。或一員。或數員。前赴上

海會商。為此咨行。

為咨行

大清國軍機處事。曾提雅廷等四國所願條例及俄羅斯國使
臣親身赴京商議兩國邊界事宜前已咨行在案。查分邊
界當以兩隅直至東海。曾提雅廷等四國求祈與
貴國派出大臣商辦此件要事。請
貴國預先曉諭該大臣令其先議我國如何辦理。查兩國定
界及地理圖式。惟自沙斌嶺起。至阿爾管什勒喀等河止。
此外餘地。人皆不知。均謂自興安嶺起。至東海止。俟將該
處查明後。始行分界。今查明興安嶺並非直達東海。此嶺
住本處不遠。分作兩股。一經過我霍斯克。在恰克圖未立
條約以前。已歸我國所屬。亦並非由黑龍江通松花江。係

僅達黑龍江地方。此嶺由黑龍江右岸至滿洲地方。是以

不能以興安嶺為兩國邊界。當以黑龍江為界。況俄羅斯

已有人民。在黑龍江左岸居住。應以黑龍江左岸為俄羅

斯邊界。至黑龍江城附近滿洲各莊。無論多寡。均令移居

右岸。其移居費用。本國供給外。並可賠償錢財物件。惟祈

以此事為要。再查烏蘇哩江下游。並無滿漢人等居住。亦

無赴彼船隻。應以烏蘇哩江右岸為界。且相距河源不遠。

當以入海河又分作海岸。其海岸空地。俄羅斯已有人民

設卡築城。惟願在伊犁地方分明界址。各處均照自沙賓

嶺起。至阿爾管什勒喀止。規模定議。如此辦理。邊界可期

永遠謐安。上年七月間。在天津海口。接到理藩院來文。甚不合理。彼時並未多言。但俄羅斯國並非别國所屬。向不與中國納貢。敝國君派普提雅廷並非專爲此事。係會同商辦兩國有益之事。

貴國大臣一至上海。即行商議。爲此咨行。

給兩江總督等咨覆。

爲咨覆事。昨准貴撫趙來咨内稱咉咪咈等國公使遣吏目赴蘇。請轉遞照會三角。咨送前來。接閲之下。備悉一切。查前年九月。咉國無故開礮轟擊省城。攻毁礮臺。焚燒房屋數千家。曾據城廂内外紳民紛紛赴前大臣葉衙門

求查辦。此皆各國人所共知。今嘆國乃藉口嘆民受累。索我賠償。實屬顛倒是非。此次拘我大臣。踞我省城。違約背理。皆非從前可比。即蒙
皇上寬仁。恐廣東紳民必動公憤。該國日後必致受虧。其咈嘣哂所屬廣西西林縣一案。經前總督葉札飭廣西臬司查明實係搶劫姦淫之廣東匪徒馬子農。並非傳教之馬神父。咈國傳教。原止准在沿海通商之地。不准擅往各省。乃內地歷年常有傳教夷人。俱經解回。交該國領事官收領。如果有心陷害。何以紛紛解回。從無凌虐之事。至咪國大臣文稱此次嘆咈犯順。其國並無干涉。實屬堅守前約。信義

可嘉。其俄囉斯國向不在廣東等處五口通商。今忽由上海轉遞公文。殊可詫異。上年該國大臣普提雅廷因查勘界地事宜。摺奏

諭旨特派大臣赴黑龍江會同查勘。所有應議章程。應仍由理藩院。知照薩納特衙門。以符舊制而敦和好。至前大臣葉辦理不善。奉

旨革職。已另派

欽差總督黃赴粵東公查辦。各該國自應往廣東聽候辦理。

欽差向無赴上海督辦之事。

天朝設官各有職司。我中國臣下向皆恪守人臣無外交之義。

本使自給該國照會。所有各種情節。即由貴督撫轉致。並
非置之不答也。專此咨覆貴督撫。轉行照覆。須至咨者。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八

咸豐八年。戊午。二月。癸丑。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何桂清等奏嘆咪咈各夷酋。投遞照會大學士裕誠各件。欲於上海更議和約。當令裕誠將不能照覆之處。知照何桂清等並諭該督等曉諭該夷。令其仍在廣東聽候黃宗漢查辦。此時黃宗漢計已早抵常州與何桂清會晤。一切情形。自己知悉。該夷等所訴各情。皆係一面之詞。明知稱兵肇釁。其曲在彼。而處處以葉名琛為詞。總欲歸咎中國。以遂其婪索之私。察其情形。似難理諭。前此寄諭羅惇衍等令其聯絡紳團。將該夷驅逐出城。然後與之理論。如果紳民合力。該夷稍知畏

懼。黃宗漢到後。外示兵威。內借民力。與之講明利害。事機尚可轉圜。若該夷不遵曉諭。竟來上海。該處為海運關稅重地。非如廣東可以用兵。著即與何桂清妥籌設法。令其回粵。不可洩漏調兵消息。使該夷別生枝節。該夷照會內各條。除於裕誠咨覆何桂清等文內。分別酌覆外。其譯出夷字文內。復有商量打仗花費之語。此次釁端起自該夷。粵省民房貨物。被其焚燬者何止數千百萬。該省商民。尚未與之索賠。而該夷轉欲索取兵費。尤為無理。如果該夷議及此事。告以中國被焚貨物。先須償還。即使大皇帝寬仁。不與計較。廣東商民。亦決不甘心。況閒咈夷貨物。皆為嘆夷縱火焚燒。該酋不向嘆夷索賠貨物。而向中國

索取兵費亦太不知情理此係將來理論之詞此時能否即議及此尚須黃宗漢酌度機宜次第籌辦也至俄夷與中國和好有年向來又不在沿海貿易此次忽有清漢字夷字各文附咪夷文內投遞其意欲助暎咈兩夷而實則事不干己現已諭知庫倫黑龍江令其轉行該國薩納特衙門仍將上年該國請勘界址之事與之妥辦此次廣東之事全與該國無干咪夷既經自行表白明其不與攻陷粵城之事而文內亦復附和要求自當因勢利導使不與暎咈兩國朋比方可分別籌辦至天津海口已諭知譚廷襄飭屬密為防範矣所有正月二十六日寄何桂清等諭旨一道裕誠咨覆何桂清等一件暎夷漢字照會二

件。咈夷漢字照會二件。譯出咈夷夷字文一件。咪夷漢字文三件。俄夷漢字文一件。均著鈔給閱看。

又

諭前據何桂清等疊次奏報噗咪咈三國夷酋投遞照會。欲於二月中旬。來上海議事。並稱如逾期不與會議。即由上海前赴天津。當經諭令何桂清等詳加開導。令其聽候廣東查辦。英夷人占踞廣東省會。擄劫督臣。業經簡授黃宗漢為兩廣總督。馳赴廣東。相機辦理。該夷照會內所稱欲赴天津。自係虛聲恫喝。借肆要求。惟既有此語。亦難保其必無是事。設令一旦駛至天津。恐亦非從前安靜情形可比。天津係畿輔重地。商賈輻湊。亟應

嚴為之備以免疏虞著譚廷襄傳諭烏勒洪額並督飭天津鎮道等於海口各要隘不動聲色嚴密防範如果夷船駛到須先嚴禁沿海居民毋得接濟食物私通貿易使其不能久留一面派委妥員與之理論令其駛回廣東聽候查辦屆時觀其動靜密奏請旨

甲寅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囉斯欲請勘定分界特派奕山與該國使臣普提雅廷會議嗣因該夷久無折回確信未經勘辦上年冬間暎咈各夷稱兵犯順占踞廣東省城復欲赴上海議事而普提雅廷忽於咪夷照會內附呈咨照軍機處清漢文及夷字各

件。其中袒護唉咈各夷。妄行要挾之處。已飭理藩院行文該國薩納特衙門。據理曉諭。令其勿庸干預矣。惟所稱分界地址。自沙斌嶺起。至阿爾管什勒喀等河止。迤東地方。人皆不知興安嶺並非直達東海。不能作為兩國邊界。應以黑龍江左岸為俄囉斯邊界。中國滿漢人等悉移右岸。又欲將烏蘇哩河下游右岸入海河汊。分作海岸。即以海岸分斷等語。殊為無理。中國與該國分界。以格爾畢齊河興安嶺為限。定議百數十年。從無更改。今該夷所稱興安嶺不通東海。難以為界。是並非不知當時所定界址。特欲另闢一直達海之路。以便其人船來往。斷難遷就允准。況黑龍江左岸。均為中國打牲人等舊居。如果早為該

國所屬。豈能百餘年來。並無爭競。直至今日。始生異議。據稱移居費用。由該國供給。其為情理不足。而以利引誘。顯然可見。豈有數千里江岸。可以貨取之理。現在兩江總督何桂清等。已將不能在上海會議之處。行知普提雅廷。如該夷遵諭折回黑龍江。即著奕山據理與之辯論。務當恪守舊約。不可聽其狡飾之詞。至精奇哩等處。該夷建房屯糧。本屬非理。乃稱業已有人居住。即欲據為己有。然則中國屯居在左岸居住。尤為久遠。何又輕言遷徙耶。且稱願在伊犁地方。分明界址。其道理亦無從明晰。惟有妥為拒絕。杜其覬覦之心。使知現在造房占住。皆屬違例。我國因和好有年。不加驅逐。但與之理論。務當仍照前議。將

烏特河地方會同勘定即將江岸居住夷人速行撤去庶各守疆土永敦和好至文內嶺名河名是否係該國所稱名目係中國何嶺何江遇有報便詳查附奏所有該夷清字原文及譯出漢字文均著鈔給閱看

又

諭昨據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轍等隨報呈遞之俄國使臣普提雅廷所呈夷字朕即披閱該夷現在上海請派大員赴彼商辦要事等語向來俄夷事件從無特派大員前往上海與俄夷商辦之件現經理藩院行文俄國薩納特衙門轉諭該夷使仍赴黑龍江等處會辦矣所有咨文到庫倫時著德勒克

多爾濟等迅速差人送至俄國薩納特衙門原行文底一併鈔

給閱看。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前因貴國使臣普提雅廷來至天津海口當令

馳赴黑龍江會同派出大臣辦理分界事宜並咨行貴國

薩納特衙門在案乃該使臣並未前往黑龍江轉赴上海

會同咪夷干預廣東之事嘆咈兩國雖在粵省滋事本國

現已簡派

欽差大臣前往查辦貴國即應飭令該使臣仍照本國咨文赴黑

龍江辦理分界事宜惟念嘆咈二夷正圖與中國構釁已

派
欽差大臣查辦。我兩國斷不可因別國之事。有傷和好。至該使臣呈請派員赴上海商辦要事一節。現無另有可商之事。不過為燒圍分界而已。燒圍一事。應與伊犁將軍商辦。分界一事。應與黑龍江將軍商辦。況黑龍江分界情形。斷難在上海遙為懸定。貴國轉飭該使臣。不准在上海逗遛。恐僨兩國和好。再新班學生。幾時可以抵我邊界。務須先期知照庫倫辦事大臣。以便派員前往迎接。相應咨行貴國薩納特衙門發辦可也。為此咨行。

戊午。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奏。查天津海外空闊千里。並無

島嶼堪以寄碇近口三十餘里有攔江沙口外之險大火輪船不敢駛入而艇船及杉板船則儘可往來海口南北兩岸礮臺惟北岸礮臺尤當衝要臣因事須早辦先已派員往勘地勢以便隨後修理兵房衙署其應移之升兵器械馬匹亦經飭鎮籌畫現委署理該鎮總兵之副將達年已飭赴任該員在津數載熟習情形應責成會同天津道英毓及委員等密速妥辦天津鎮新舊兵額七千有餘本較別鎮為多除出征派防一千名外存兵尚堪酌調軍火等項亦頗齊備似應令署天津鎮達年專駐海口並令提臣張殿元帶印移駐天津以資守禦至海口距大沽五六

里。距天津一百八九十里。中間惟葛沽新城。有海防同知及葛沽營遊擊駐紮。為向來商船進口後停泊之所。此外村落稀少。河路曲折。從前有議欲誘入內河以便殲除者。臣以為夷長於水。而不長於陸。猾狡性成。未必肯舍長就短。且以杉板等小船乘潮而上。其勢甚便。一入內河。則民易驚恐。是設防仍以水路為主。兼備礮臺後陸路。方為周密。上年臣曾令天津道勸辦大沽浮橋。因海河遼闊。經費太鉅。一時款無所出。暫時雇船。橫亙河中。以通南北兩岸之路。如以鹽船及舊海船攔截派兵扼守。尤為得力。亦已諭天津道密為籌備。天津團練。頗著功效。第自撤兵以後。

艱於經費。且經理紳民。亦多事故。臣查有前任甘肅平慶涇道費蔭章。丁艱回籍。其人精明强幹。堪以督辦團練。亦已諭天津道密與熟商。查照舊章。會同各紳妥爲經理。從來禦外以靖内爲先。天津民情。浮動好利。五方雜處。良莠不齊。非此不足以鎮定人心。其尤要則稽查海口各船。有事先斷外洋接濟。臣前經密派妥員。馳赴海口。先將大小商漁各船。覈實編查。並勸辦大沽團練。以冀肅清内地。此外甯河縣屬之北塘海口。亦附近商漁出入之處。並當一律籌畫。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奏籌辦天津海防事宜一摺。天津海口。大

號夷船雖不能駛入而杉板等船尚可往來亟應嚴密設防以備不虞該署督現派署天津鎮總兵達年專駐海口提督張殿元移紮天津並令在籍道員黄蔭亨會同各紳經理團練及編查漁船嚴斷接濟各事宜布置尚屬周妥著即照所議辦理該夷詭譎異常如果駛至天津必先投遞夷文窺我動靜未必遽行滋擾該署督即密飭鎮道會同烏勒洪額揀派上年前赴夷船之文武員弁前往理諭設法羈縻儻必須該署督親往著奏明候旨遵行現在天津大沽等處既有備無患但當示以鎮靜密為防範不可稍露張皇是為至要

戊辰廣州將軍穆克德訥署兩廣總督柏貴粤海關監督

恆祺奏查該夷自上年十二月初十日以後經奴才柏貴暨次開導該夷尚知情理所有停泊省河兵船及占路東北城粵秀山夷兵漸次減撤其夷酋嚬⿰口爾喹葛巴倫亦回香港僅留夷目五人在粵秀山城內居住所存夷兵僅數百名軍民人等照常出入該夷亦不滋擾鋪戶漸次開設該夷平買平賣亦無恃強爭奪之事聞知前督臣葉名琛革職該夷頗深感激惟諭令撤還出城該夷總以

欽差大臣尚未到粵大局未定為辭揣測其情自因夷兵無多撤出城外恐生他變是外似桀驁而內實疑畏新任督臣黃宗漢到粵後辦理一有端緒當可全行退出此時民夷既

已相安似可暫緩驅逐以免復滋他變通商一節本應俟其就緒以後再行辦理惟停止貿易業已一年有餘商本既多虧折貨物亦多霉變現在西北兩江賊匪尚未靖平經費日形支絀而華夷貿易久停水手挑夫皆貧民失業無計謀生往往去而從賊況自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停徹迄今一年有餘奸商走私者正復不少與其明禁暗通徒有損於國稅莫若通權達變得實濟於要需且洋米開艙亦可藉平市價正在籌酌間據紳士伍崇曜等稟稱伊等有舊時通商貿易之各國夷商幅咽囋哄嚬喲等向其轉乞代稟以該商等浮海挾貲遠來不易現在彼此相持貨

船不能進口守候已及年餘瀝懇該紳士等設法代籲先
准通商情詞恭順等情前來奴才柏貴當將該紳士等所稟
夷商各情照會咲咈兩夷將以夷商之衆牽制該夷旋於
十二月十九日據咈酋葛巴倫照覆內稱接閱來文曷勝
歡慰嗣後商賈之人照舊昌熾務必妥為處置保護內外
商民平安無虞等語復於十二月二十二日據咲酋嘓嘣
唫照覆內稱接閱來文頗增慶慰照常貿易彼此和睦仍
望認真開導諄諭民衆外客進境不宜視為讐敵切為厚
望等語遂允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開港中外各商等
均各歡忻鼓舞奴才柏貴奴才恆祺當經出示曉諭華夷各商

照常貿易。仍赴各口報驗。遵例輸餉。正月十一日。始行報驗開徵。至二十五日。粵海關三次徵收稅銀。共五千七百餘兩。此後自可日臻旺盛。於經費攙可補苴。至咪夷求見前督臣葉名琛堅持不允。旋至各礮臺被占一節。查咪夷求見。原為調停起見。前督臣堅持不允。咪夷雖意興索然。而兵船駛入虎門省河。係唤咈兩國旗號。咪夷並無助惡情事。其虎門各礮臺。為粵省第一重門戶。如果堵守得力。夷船自難飛越。水師提督在彼駐紮防禦。是其專責。查自六年九月。夷人搆釁。該提臣吳元猷並不加意籌防。致守臺弁兵逃散。一任夷船兩次駛入。各礮臺礮位。均被夷人

毀壞實屬辜

恩溺職相應請

旨敕部將廣東水師提督吳元猷嚴加議處以示懲儆

諭內閣柏貴等奏遵旨查參疏防提督請飭嚴議一摺廣東水師

提督吳元猷著即革職暫行留任仍責令嚴防海口以贖前愆

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轍奏再臣等承准軍機

大臣字寄咸豐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何桂清等密陳咦咪咈等夷酋投遞照會公文一摺欽此臣

等當即欽遵分繕照會發交蘇松太道會同能通夷語之

候補道吳健彰轉發各該領事去後尚未接到照覆惟據

該道等稟稱陸續到有火輪船三隻喫水不過在四尺左右又有𠸄夷兵船二隻俄夷兵船一隻寄泊吳淞外洋傳聞𠸄咪咈三酋不日可到俄酋普提雅廷已在兵船之內並無動靜臣等查咸豐四年冬𠸄咪二夷前赴天津呈請更定條約奉

旨飭回廣東查辦咪酋回至上海曾向前撫臣吉爾杭阿云條約不可不改斷不可踰十二年之期若因循不辦恐傷和好曾經奏過有案今既在廣東稱兵犯順而仍來上海投遞照會請

欽差於二月十七日在上海會議其情實屬叵測臣等密飭薛煥

等於夷酋到時不亢不卑待之以禮諭以爾等所遞照會江蘇省本不知所言何事業已代為轉遞接有大學士咨覆之文並非不收不遞妥為開導但犬羊之性難以揣測上海為五方雜處之區民情本極浮動上年十一月間騰聞廣東失事之信不開市者數日經薛煥多方開導妥為彈壓始能照常貿易現在夷人兵船陸續而來驚惶更甚海運漕米之出口者僅止及半受雇運米之沙船尚不足數日來鮮有進口者設該夷妄有所求上海情形即不可復問更可慮者該夷於咸豐四年本有在鎮江等處設立馬頭之請現在又稱如無

欽差到滬即爲所欲爲鎮江揚州雖爲殘破之區究屬南北咽喉亦不可不防臣等已密函知會和春德興阿如有夷船入江之信即須嚴兵以待不與接仗而能否分兵應援殊不可知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上海夷務情形並請飭嚴防天津等因覽奏均悉上海爲海運受兌地方自應設法羈縻不令滋擾本日據柏貴穆克德訥等奏廣東籌辦各情已諭令黃宗漢酌度辦理矣現在廣東省城夷兵漸次撤減夷酋撤回香港並因各國覬請通商業已開港貿易懷唉咪咈三酋到滬時著即派員

諭以廣東現已開市通商情形與上月不同。新任總督到後。自有辦理之法。上海與該夷等本無嫌隙。令其回粵商辦。儻該夷欲赴天津。但當告以徒勞無益。亦不必過於阻止。轉示以疑畏之意。惟該夷居心叵測。仍當密飭地方官。不動聲色。妥為防範。並催令兌竣沙船。迅速放洋。毋稍稽滯。柏貴等原摺著鈔給閱看。

又

諭前因各夷酋投遞照會。欲來上海。當經諭知何桂清等設法令其回粵。再由黃宗漢與之理論。本日據何桂清奏稱。上海續到火輪船三隻。又有咪夷兵船二隻。俄夷兵船一隻。寄泊吳淞外

洋。尚無動靜。與本日柏貴等所奏夷船陸續開行之語相符。現在柏貴等在粵。已與該夷開市通商。並據奏稱各夷酋等均已懽悅而去。現只夷兵數百人。尚在城中。惟不肯搬移出城。必欲俟大局議定。始肯退出等語。上海地方。不便與之理論。止能諭令回帆。已密諭何桂清妥為籌辦。而廣東業與通商。已非上年情形可比。前此諭令羅惇衍等集團驅逐。日久未見覆奏。想係柏貴等恐開釁端。不令遽行舉動。或該夷酋聞有此舉。慮其受虧。故舍廣東而趨上海。柏貴等遂信為民夷相安。總須黃宗漢迅速抵粵。方能相機籌辦。著將柏貴等本日摺件。鈔給黃宗漢閱看。務須將前次諭示機宜及該省現辦情形。參酌辦理。朕亦

不爲遙制。現在中原多事。兵餉兩虧。上海正行海運。固以息事爲宜。但國體攸關。豈可遂其要求之志。致令他國復啟效尤之心。黃宗漢到後。仍未可輕易入城。伍崇曜既爲該夷說合通商。即可令其探夷酋之意。如仍有需索兵費之事。當告以焚燒商民房屋貨物。先須賠補。借紳民之力。以杜其訛索之端。然後相機酌辦。剛柔並用。操縱在我。不可一味遷就。致失國體而啟戎心。水師提督吳元猷疏防夷船闌入省河。已降旨革職。暫行留任。該督到後。即飭令嚴防海口。以固藩籬爲要。

己巳。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黃宗漢奏。二十二日。自清江放舟南下。適聞

有夷人直入蘇州投文之說。臣即改坐江船乘風駛入丹徒。二十九日。在常州接准江蘇撫臣趙德轍來函鈔錄暎咪唎佛俄囉斯各夷酋照會大學士裕誠各件。及該督撫臣奏稿。送臣酌覈籌辦。並囑臣從容行走。俟

批摺回後。方出蘇境。緣該夷到蘇後。該省人心不免稍有疑慮。有謂即不赴滬就見。或當在蘇與之理說。意以為有臣在此抵當。該夷使不至與蘇為難。臣當與督臣何桂清再三商議。上海非總辦夷務之地。臣雖係專辦夷務之人。而非遴辦夷務之時。蓋未到粵省。一切情形不知。但據一面之詞何從籌議。且現在既有柏貴署理。不知如何與之議論。如

何具奏設或在滬在蘇接見該夷誅求稍有不遂則動多

挾制不惟蘇省騷動於大局尤有關繫萬無在途籌辦之

理且該夷此次照會係十二月二十七日所發意在上控

葉名琛請另換

欽差大臣彼時粵省尚未欽奉

諭旨將葉名琛革職派柏貴署理今已奉到想二月十七日來滬

之期未必果行即使如期而來惟有將臣已星馳赴粵與

之委婉開導令其回粵該夷儻有不遵亦不過以上天津

為藉口上海關務固為江南軍需喫緊之地亦為各外國

貿易精華所聚料該夷斷不肯在此搆難且誅該夷之心

係痛恨葉名琛將其照會所請壅於上
聞故鈔錄並進尚有希冀將來邀
恩之處刻下未必遽敢截留漕糧似無庸先自過慮二十七日在
丹陽舟次接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著臣迅速馳往豫籌妥辦所過地方如查有可帶之兵一面
奏明一面酌帶到粵後擇地駐紮安營不可輕入省城等因欽
此
聖慮至為深遠臣當欽遵籌辦惟現在江南軍情大兵悉數圍剿
金陵西北兩面雖經圍住然賊勢至為披猖過常州時聞
何桂清所談已慮兵力不敷甚為焦急殊難與議調兵況

暎咪咈各該夷酋果否於二月中旬來滬尚未可知更不便以調兵助粵使之藉為口實浙江則寧波衢州兩防均為緊急而衢州一帶賊匪數萬現正圍攻江西之廣豐縣該縣與浙省衢州毗連撫臣晏端書已令該鎮道帶兵數千赴援並防守常山又飛咨福興張芾各調大兵合勦此江浙各兵一時難調赴粵之實情也臣現已飛咨閩浙督臣王懿德如漳泉一帶有可調之兵先行調撥俟臣過彼即一面帶往一面奏

聞否則惟有欽遵

諭旨俟入粵境即沿途調募潮嘉水陸兵勇先行擇地駐紮並招

集各處團練。密籌攻勦。以維持大局。至駱秉章所呈粵信。係十二月十九日所發。歷敘十一月間事。臣在蘇接閱王有齡鈔來在滬粵商家信。及隨帶司員畢承昭等。鈔來各信。不下二十餘封。皆與駱秉章所呈之信相似。故無庸贅呈。惟候補知府楊從龍所遞夷務畧節。聲敘尚屬清楚。並由滬鈔來粵商二信。係十二月初旬以後所發。與各信有小異者。謹另繕摺片。恭呈

御覽。臣惟有迅速遄征。俟到粵後。步步為營。飛調省中數賢員前來襄助。官民一心。相機辦理。以期仰副

聖主委任之重。

候補知府楊從龍呈遞廣東夷務大略道光二十二三年間夷務事定議立和約以十四年為期七年後方進廣東省城至二十九年春間該夷復申入城之請當時督撫係徐葉獎勸紳士犒賞壯勇於是百姓衆志成城堅不准入𠸄夷聞風罷議奏奉

諭旨優獎官紳立四牌樓於四城隅以紀其事咸豐四年紅頭艇匪水陸並起勦辦逾年始獲蕆事窮治土匪搜戮四萬七千有奇其中不無寃獄愚民無知紛紛逃入香港澳門各夷船上傭工為藏身之計六年秋擒捕猶未已也九月十三日番禺縣差頭張順在夷人船內捕獲土匪十六人交

局審辦嘆夷疊來照會六七次討取此人葉中堂不允二
十四日聞其要攻城始委南海縣丞許文深將此所獲之
匪送到夷船該夷不收仍帶回番禺管押二十五日至二
十八日奪我東西各礮臺二十九三十連日縱火燒靖海
門外鋪戶九十餘家又轟擊省垣督署當時葉中堂兼署
撫篆遂移入撫署連來照會十餘次俱置之不理十月初
七日林勇奪回東礮臺旋又復失將礮臺拆平水面十月
以後連日轟擊或數十礮或數礮至多亦不過一百內外
故無甚要緊十二月初七八日洋行被我兵勇燒燬該夷
復用火箭燒我賣麻街及至年底水師兵船齊集該夷之

船始退至鳳凰岡。七年五月。黃浦陳村兩處。燒我水師兵船十分之八。以後不再補造。水面兵勇。亦從此全撤矣。即陸路壯勇一萬有餘。亦裁撤十分之八。所存者。林勇七百。東勇八百。潮勇數百。統計不及二千。當起事之初。粵紳伍崇曜等與該夷說明在長壽寺設立夷館。華夷有事。在此相見。中堂不允。三四月間。及七八月間。伍崇曜屢次請先通商。與各國交易。唉夷則俟事定後。方准交易。中堂亦不准行。於是咈㘓哂藉端起釁。哭來照會。謂我天朝有不知姓名人。殺其說書之老人。向中堂要犯。三日不交出。即要攻城等語。會同唉夷於十月二十七日。兩國哭來火輪兵

船十餘隻。上挂白旗號免戰二字。來照會三件。討要五事。一入城。二要河南地面。三要改章程。四要補其兵費。五要通商。限十四日回覆。有一不依。立即攻城。至冬月十一日。復展限二十四箇時辰。中堂所回照會。通商可行。餘皆不准。司道及兩縣俱請添勇抵禦。中堂云。水面難敵。兵勇雖多無益。陸路該夷斷不敢上來。我敢出結。如有誰要添兵募勇。令其自行捐辦。不准開銷等語。亦不令各營及旗兵防備。並不令各街紳民防備。前因派捐。紳士亦頗渙散。嗣因惜費。各街團練壯勇。均不願出力。而且下令不准擅殺夷人。水路陸路毫無準備。詎料唉咈兩夷暗招土匪數百

人。藏匿船內於十三日卯刻開礮聲如雷子如雨中間夾以火箭燒雙門底直至大南門燒大新街三分之二。至十三日四更。該夷已登岸。在東教場紮營總局雖議添勇。已來不及。至十四辰刻。約計子母礮子進城者七八千。百姓紛紛望西城逃出。兵勇官紳。均無鬭志。至巳刻。該夷由東城隅雲梯登城。初進不過數十人。因無人阻攔。遂大隊直入。占據觀音山。即粵秀山。及各城門。十五以後。雖經伍潘各商紳議和。該夷竟不聽說。至二十一日。忽到藩署將庫銀二十二萬七千。搬運到夷船。又到撫署將軍都統署將督撫將軍擡至觀音山。二十三日。將中堂擡至火船。將軍

放回。中丞挾至撫署。會同辦事。大堂二堂鬼子紮營。三堂四堂柏中丞住。各官亦能進見。十二月初二日。雖經各紳民倡議集勇攻城。爲收復之計。柏中丞傳諭謂有敢藉口起義兵者。即依軍法從事。於是其議遂寢。該夷於臘月二十七日通商。望後。九十六鄉紳士標貼長紅要攻城。該夷亦即改期。現省河花地以外尚屬安靜。城外俱係夷船。民間大船尚不敢近。自冬月二十一日以後。江藩司行館在十七鋪舊豆欄。周臬司在西關長壽寺。運司糧道在佛山石路口。候補知府沈保頤在佛山團練。藩司亦常到佛山會議。粵海關在十八鋪。廣州府吳守先期八月底赴清遠

勦賊。學院已出棚巡試南韶連。廣東帶勇能員。惟候選知府林福盛為最。惜乎秋間裁撤殆盡耳。此臘月半以前。在省垣耳聞目見之大略也。謹呈。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柏貴等奏報正月間粵東夷務情形。已將原摺鈔給黃宗漢閱看。諭令迅速赴粵。相機籌辦。本日據黃宗漢奏。行抵蘇常之時。因上海並非總辦夷務之地。恐一經羈留該夷得以要求挾制。轉致蘇省驚動。所見甚是。現在該督已由浙起程。沿途既無可帶之兵。即福建官兵。昨已有旨令其選派赴援江西。恐亦無可分撥。漳泉一帶。如有經練之勇。劄調帶往。當能得力。粵省現無軍械。並可由閩酌帶。前往備用。覽鈔呈信件。

有柏貴禁止義兵之語。可見受其挾制。不得不遷就羈縻。然該夷一聞各鄉標貼長紅。即將開市改期。該夷酋亦即回香港。未嘗無畏懼之心。該督到粵後。仍當借紳民之力。懾以虛聲。始能令其有所忌憚。前年九月間。該夷燒我民房九千餘家。此次入城。所燒房屋。亦復不少。試問該夷。作何賠補。如其不向中國訛索。則此事自當別籌辦法。若仍有賠還夷貨需索兵費等情。惟有任聽紳商向其索賠。即使羣起為難。亦不能為該夷庇護。至該夷憾𦰡名琛之拒絕。搆怨稱兵。已屬背約。乃入城之後。柏貴委曲求全。而該夷復刦去庫銀。放出監犯。收取將軍衙門軍器。直是形同盜賊。況其轎夫戴用紅頂翎支。有意輕慢中國。尤為

可惡。聞此皆吧嗄囒所為。該夷以葉名琛倨傲。致有攻城之舉。今該國吧嗄囒如此狂悖。應得何罪。該公使何不聞究辦此等情節。亦可與之理論。至柏貴現辦通商。係伍崇曜從中說合。該紳雖熟悉夷情。究係洋商。與夷人多有交涉。其謀亦未可盡用。若事關機密。仍由該督籌畫定議。勿先宣露為要。

辛未。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轍奏。咦咪二酋於二月十二日已到上海。各夷船放礮迎接。連絡振耳者逾時。薛煥等若無所聞。靜以鎮之。十三日。各酋會議。有不遵回粵之侯咈酋到來。即在上海滋事之謠。吳健彰因各夷凡有作為。必先遍詢夷商。眾謀僉同。然後舉動。而夷商長

途跋涉志在謀利無不護惜其資本當即設法向各夷商妥為開導並探聽夷酋之意究欲何為隨後有無續到船隻薛煥亦派委妥令分頭密探互相印證僉稱咈夷無甚貿易惟以傳習天主教為事而兵強礮利遇有西洋各國與人構兵該夷即受雇相助取直以充餉需暎夷自五口通商每年徵收茶葉湖絲嗎喇嗶等項大宗貨物稅銀四千餘萬兩作為兵費橫行中外現因竊踞廣東兵費浩繁急欲通商抽稅誠恐

欽差大臣到粵需時是以先於正月二十五日在廣東開市以安夷兵之心即來上海會議冀圖迅速完結撤兵節費乃駛

抵上海。而

欽差大臣業已過蘇赴粵。行程紓緩。不知會議在於何時。兵費難

支。本擬肆其犬羊之性。即在上海一逞。轉念滋擾之後。仍

無

欽差大臣與之會議。必得再赴天津。為日亦久。現已定議。俟咈酋

一到。即赴天津籲懇

大皇帝恩施。儻不蒙

俯允。即在天津及沿江沿海滋生事端。使我措手不及。彼即為所

欲為。截至二月十四日。已到嘆咪俄三國兵船火輪船共

有九隻。喫水自四尺至七尺不等。傳聞咈酋現赴小呂宋

借撥兵船併而計之約有四五十號裝載夷兵四五千人
臣等查向來夷酋到口皆由各夷領事先行知會蘇松太
道定期於某日前來謁見此番前來先行放礮示威不獨
並不知會蘇松太道即臣等照會亦不即日答覆其情實
屬叵測薛煥吳健彰等歷探情形雖多虛疑恫喝而該夷
因兵費繁重急欲通商不遵回粵欲赴天津之說恐非無
因臣等已飛飭薛煥吳健彰妥為設法開導誠恐該夷酋
不覆不見竟赴天津海運漕米一過二月初八日即在崇
明之十滧乘風放洋陸續赴津各船戶遇有夷船雖自知
趨避而已經進口及無海島可依所在實逼處此殊為可

慮且內寇未平邊患又興設該夷竟在天津及沿海沿江
肆其狂悖則更難措手臣等竊維該夷等既在廣東稱兵
犯順而歷廈門福州甯波以至上海尚不敢遽肆鴟張是
其愧怍之心尚存可否因勢利導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儻有夷船到津先行設法妥為羈縻一面
欽差熟諳夷情之大臣與之就近議定大局令其繳城息兵再飭
赴粵另議妥善條款藉以維持
國體而弭釁端再據吳健彰密稟該夷之貿易以茶葉湖絲
嗎喇嗶三項為大宗會議時自應將此三項加重收稅而
於別項貨物酌予減免則抵彼注茲必當有盈無絀現值

軍需浩繁之時。應否從權辦理。恭候

欽定。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何桂清趙德轍奏𠸄咪二酋於二月十二日。已到上海。欲俟咈酋一到。即赴天津。截至十四日。共到𠸄咪咈三國兵船火輪船九隻。傳聞咈酋現赴小呂宋借撥兵船。併計有四五十號。夷兵四五千人。請飭直隸總督。儻有夷人到津。設法羈縻等語。逆夷駛赴上海。因欽差大臣黃宗漢業已過蘇。欲徑赴天津。何桂清等照會。亦不即日答覆。情形實屬叵測。天津海口防堵事宜。業經譚廷襄嚴密布置。但該夷如果到天津。未必遽行滋擾。本日已派崇綸前赴天津辦理海運。著傳諭潘

司錢炘和迅速赴津會同崇綸豫商一切上年俄酋到津始而
不收其來文後乃令文謙等前往接見此次各夷前來如錢炘
和等遽往接見恐俄夷有所藉口應先派明幹委員諭以廣東
大臣辦理不善大皇帝業已另派欽差大臣赴粵查辦並聞署
總督柏貴因各國覼請已准通商爾等到彼自能秉公會議酌
量辦理天津既非通商之地又無專辦夷務大員到此無可商
議看其如何動靜再行奏明辦理至俄囉斯上年至津投遞公
文措詞防堵暎夷今則與該夷等同惡相濟居心尤為譎詐但
中國與俄夷和好已百有餘年並無嫌隙與暎咈等夷不同相
待之禮亦當稍有區別如接晤普提雅廷仍當以禮貌相待諭

以和好多年。不應干預暎咈等國無理之事。咪夷在粵。並未助惡。亦可嘉其守信。俾知感服。如先解散俄咪兩酋。不至助逆。則暎咈之勢已孤。再覩其要求何事。從長計議。暎夷罪無可恕。咈夷黨惡。亦屬可恨。惟現在中原未靖。又行海運。一經騷動。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遠之方。為羈縻之計。張殿元、達年等此時當不動聲色。嚴密防範。若夷船到後。自當多撥兵勇。張大聲勢。使該夷不敢輕視。該督並密飭地方官。禁止沿海奸民私與貿易。及接濟食物為要。

又

諭。本日據何桂清、趙德轍奏密探夷情暎咪俄各酋會議。有不遵

回粵俟咈酋到來即赴天津籲懇恩施儻不蒙俯允即在天津及沿江沿海滋生事端該督等已飛咨盛京直隸等省並飭沿海各鎮嚴行防範等語該夷等現有兵船火輪船九隻傳聞咈酋赴小呂宋借撥兵船約計四五十號裝載夷兵四五千人雖係虛聲恫喝藉肆要求惟既有此話亦難保其必無是事盛京為沿海要區自應嚴為之備以免疏虞著慶祺西拉布督飭沿海各員弁於海口各要隘不動聲色密加防範儻有夷船駛到務須嚴禁沿海居民勿令接濟食物私通貿易一面即豫為準備毋得稍涉張皇是為至要

壬申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圖畢爾那託爾

先後來文聲稱木哩斐岳幅傳諭瑪兩爾令告知劄剖明兩國利益要事。又有該酋咨行理藩院文書一封駐京喇嘛文書一封。一併咨行前來。嗣瑪兩爾來至庫倫面稟前因咸豐六年。赴廣東之唊夷。一人被中國拏獲。迨唊咭唎遣人求索。葉大人並未放還。再唊咭唎在廣東欲照上海通商。亦為葉大人阻止。是以唊咭唎起意糾集咈夷於七年占踞廣東。欲犯天津。我國聞信。先為通知我國因關兩國防範。遣人赴京。又不准普提雅廷進京。今廣東失陷。其為要事。差派普提雅廷足可深信。請令駐京之巴拉第一人赴廣東普提雅廷處所。詢明要務。諒普提雅廷必能撫

馭英夷。禁其滋事。至新班學生到京。能否安然居住。有無擾害。請即示知。其欲建立界牌一事。已行知貴院。再防堵英夷。請將海蘭泡空曠之地。給與我國。自有利益。並請
大皇帝念兩國和好。賞給吉那拉勒固畢爾那託爾領支敵國君亦給貴大臣嘉獎執照。於我兩國和好。大有裨益等語。查俄夷狡猾性成。難保非藉端句結。當即咨覆。以中國有犯必討。從無借助外國。已於上年行知。學生駐京由來久矣。毫無事端。何致有害。此次是否駐京。聽爾辦理。其固畢爾那託爾祈恩一節。可否允准。出自
聖恩。授嘉獎執照。斷不可行。建立界牌一事。已由大部行知。海

蘭泡空曠地方應否許給臨事酌辦等語又據瑪雨爾稟稱所稱言辭均係吉那拉勒交派其中原委不能確知其差遣學生澈國上司業已擬定照常遣去等語伏思俄夷所言葉大人似係總督葉名琛廣東有無唆夷擾亂庫倫無憑查覈若如所云糾結外夷滋事所關緊要是以奏
聞一面將全單照鈔咨送軍機處以備查覈並將該夷咨部文書
呈
覽其寄給巴拉第文書已送理藩院轉交來使瑪雨爾照舊賞給
磚茶等物飭令回國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德勒克多爾濟等奏粵省情形並俄夷請賞

翎支一摺覽奏均悉上年唤咈兩國在廣東滋事總督葉名琛辦理不善該夷闖入省城雖非省會全失而督臣葉名琛被夷掠去現已將葉名琛革職另派欽差大臣查辦矣此時廣東巡撫將軍副都統仍照常奏事德勒克多爾濟等應於此案視為泛常暗加防範斷不可於俄夷稍露聲息嗣後俄夷復至庫倫該貝子等即當告以現已簡派欽差大臣前往辦理從前遇有外國擾把我國從無借助別國亦並無賞給吉那拉勒固畢爾那托爾等翎支及我國官員受爾國獎勵之例礙難賞給翎支況你國使臣防守邊界是其本責如防堵妥協爾國自應獎勵將此轉諭瑪雨爾知之

乙亥。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奏。天津海防事宜。先經臣遵
旨密為籌辦。現時署總兵達年業已親赴海口。提督張殿元亦可
馳抵天津。其應用弁兵。除北岸礮臺前議移設專營。已將
原議額兵七百名。飭令協標一半。先行過河駐紮。其鎮標
一半。次第酌撥。此外大沽協本營。尚存兵一千數百名。專
守南岸。另飭天津鎮。挑備兵一千五百名。派定將弁。配齊
軍火。聽候調撥。其附近大沽之北塘海口。亦飭通永鎮派
北塘本營兵三百名。輪守礮臺。另備兵七百名。聽候調發。
並委候補道春保前往會辦。至天津團練。業經鹽政臣烏
勒洪額會同鎮道及在籍丁憂道員費蔭章傳邀紳商黃

慎再貫兆霖花上林並張錦文王家熙梁逢吉蕭楨等立

面勸辦一面集資以期鎮定人心務收實效所有大沽應

備浮橋已由鎮道照擬豫備其稽查接濟一節先經臣飭

令候補道振麟與候補知府長啟及上年曾赴夷船之滄

州知州卞寶書等或辦海運或編商船或修兵房暗中經

理現奉

諭派錢炘和前往更可駕輕就熟諸事妥商當此時事孔殷臣惟

有忍心經畫並諄飭該司恪遵

訓示思柔遠之方為羈縻之計仍與提鎮嚴密防範多撥兵勇張

大聲勢使該夷不敢輕視以仰副

聖主綏靖海疆之至意。

硃批。覽奏已悉。

丙子。直隸提督張殿元奏。遵

旨防範海疆。查得郡城迤南之馬家口。係自海口入郡。水陸兼通之區。且為海口後路。擬在此處安設礮位。加兵駐守。

硃批。知道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九

